

西北紅禍記

王禹廷

井崗山上的梁山寨

井崗山上的梁山寨

民國十六年四月，中國國民黨宣佈清黨之後，匪首毛澤東、朱德兩股合流，率領所裹脅的烏合之衆，先後流竄到江西的井崗山，與原在該處的土匪王佐、土豪袁文才等合夥，佔山結寨，落草爲寇，建立第一個「蘇維埃」，成爲共匪最早的叛亂根據地。其後由於革命陣營發生分裂，國內戰亂不已，給共匪一個喘息孳長的機會。到了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爆發，日本軍閥對我大舉侵略，掀起了「一二八」淞滬戰役。政府抽調國軍主力，從事堅苦抗戰，共匪利用此一時機，更形擴張。先後建立了六個叛亂根據地，到處成立「蘇維埃」，編組「工農紅軍」。竄擾範圍，遍及湘、贛、浙、閩、豫、鄂、皖七省，面積達二十萬方里以上。社會騷動，人心驚慌，燎原之火，大有不堪收拾之勢。贛、浙、閩共區，由共匪朱毛帶領的偽「第一方面軍」盤據。豫、鄂、皖匪區，爲偽「豫鄂皖特區」所在，由徐向前帶領

的偽「第四方面軍」盤據。這兩處匪區，一因處於長江下游的腹地，爲偽「中央」所在。一則位居全國中心，匪軍四向竄擾，影響頗大。經過國軍幾度圍剿，均未奏功。所以匪勢頗顯囂張，特爲中外各方所重視。其時總統蔣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主持國家大政。他面臨內亂外患呼應糾纏，國難極端嚴重的醜頭，盱衡全局，毅然決定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策。二十一年五月底，國民政府特派蔣公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。六月初，在廬山召開豫、鄂、皖、湘、贛五省剿匪會議，確立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」的剿匪總方針。決定圍剿計劃，先行集中兵力，澈底消滅豫鄂皖三省的匪軍。

豫、鄂、皖三省，位居全國中心，當南北要衝。其毗連的邊區，爲荆楚丘陵中樞，豫南、皖西、鄂之東北均屬之。大別山脈蜿蜒於江淮之間，跨向豫鄂皖省界，桐柏山脈綿互豫鄂兩省邊境，大洪山雄峙隨縣以西，形成有利的流竄地帶。而東連吳會，西通荆蜀，南接贛湘，北帶中原。

其地位之重要，形勢之險扼，足以控制南北，影響全國，誠爲戰略必爭之地。共匪於十七年秋，即在該地區發展組織，進行擾亂。自偽「中央」在贛南建立以後，決定以豫鄂皖邊區爲「優勢活動地區」，加緊各種叛亂的進行。至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前後，徐匪向前等已擁有匪衆七萬餘人，以新集（後經國軍收復，改爲經扶縣。）爲政治中心，金家寨（後經國軍收復改爲立煌縣。）爲老巢，分別建立「鄂豫皖邊區」、「鄂中區」、「鄂西區」、「鄂南區」，由徐向前、鄧繼勛、賀龍、孔荷龍諸匪首，分別指揮。互相策應，分進合擊，妄圖包圍武漢，掩有長江，從事更大規模的叛亂行動。我最高領袖洞燭匪之陰謀，決定先行消滅此一地區的匪軍，實乃最明智的決策。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，於二十一年六月，在漢口編組成立。針對匪情，確定了堵剿、進剿、圍剿、追剿的全盤作戰計劃。大軍區分三路，中路軍由蔣公直接指揮，左右兩路軍由何成濬、李濟深分任司令官。揮動大軍，以雷霆萬鈞之

勢，向匪進擊。自六月初至十月底，歷時五個月，將各地匪股，次第擊潰，被匪蹂躪的地區，均告收復。猖獗一時的匪禍，漸告救平。

徐向前所部匪軍，經國軍大力痛勦，到處流竄，損失慘重，無法支持下去。乃率殘衆數千人，沿陝陝交界地區之隨縣、棗陽、鄧縣、淅川等縣，向西北方面逃竄。沿途收編散匪，裹脅民衆，爲數頗多，聲勢復振。十月底經由荆紫關、漫川關附近山地，竄入陝西省境。

勦匪總部爲免匪軍竄入西北，釀成大禍。乃以何成濬爲鄂陝邊區追勦軍司令官，統率第一師胡宗南，四十四師蕭之楚，五十一師范石生，六十五師劉茂恩等部，跟踪追擊。並令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派隊堵勦。何成濬奉令後，親率范石生師進駐潼關，而以胡宗南、蕭之楚、劉茂恩三師，尾隨匪後，跟踪追勦。楊虎城亦調派大軍，迎頭堵擊。至是，豫鄂皖三省匪禍，雖告肅清，匪患却蔓延到陝西省境，勦匪重任亦移於楊虎城的肩頭了。

楊虎城於十九年秋冬間，率軍回陝時，所部僅有十七師孫蔚如部，四十二師馮欽哉部兩個師（六個旅）及少數直屬部隊。經過兩年來的演變擴充，馮欽哉升任第七軍軍長（仍兼四十二師師長），孫蔚如升任三十八軍軍長（仍兼十七師師長），所部兵力，除原有的兩師六旅外，另增編三個補充旅，兩個警備旅（陝西警備師馬青苑，二十一年秋在隴南叛變，被解決後改編成兩個旅），四個直屬警衛團及幾個砲兵營。部隊雖然增多，但因防區遼濶，駐地極爲分散。三十八軍之十

七師四十九、五十兩個旅及第一、二兩個補充旅，駐防甘肅蘭州及隴東隴南地區，五十一旅駐防陝南。第七軍之四十二師三個旅，駐防省東之大荔、潼關、渭南一帶。綏署直屬之兩個警備旅，駐防省西之鳳翔、隴縣、寶雞、郿縣等地。另一個補充旅四個警衛團，駐防西安及其附近地區。分別綏靖地方，整理訓練。此時匪軍突然壓境，可以抽調運用的兵力，實在不多。但是衛護家鄉，保持地盤，不能不拿出全力一拼。所以當徐匪於十月底竄抵陝境商維地區時，楊虎城親自指揮四十二師之兩個旅，迎頭痛擊，以期將匪消滅，或驅匪於陝西省境以外。但因徐匪來勢頗銳，後面的追勦部隊，又未能協力行動。楊部初期作戰，頗受損失，未能達成原定的任務。徐匪沿秦嶺山區，強力西竄，進逼西安，關中地區爲之大震。楊氏一面督隊繼續截勦，一面飛調駐防隴東的楊渠統旅，星夜馳援。楊部兼程前進，第五日之力，行軍七百餘里，於十一月中趕到西安。於是乃以楊渠統爲前線指揮官，統率該旅晁廣順、黃照華兩個團，補充旅王志遠部，綏署直屬之孫輔臣、張漢民、陳際春、楊竹蓀（筭）四個警衛團，及砲、工、騎兵等營，合計十幾個團，可以說是楊虎城可能抽調的最大兵力。在藍田長安地區，與匪展開血戰。匪軍入陝之初，其勢雖猛，但因長途流竄，不斷遭受打擊，死傷甚重，槍砲驟馬等大多損失，秦嶺山地又無從覓食，不得已乃出大、小峪口，竄入平原，轉有利於我軍的勦擊。最後在長安、鄠縣以南的子午鎮、爐丹村附近地區，連續激戰三晝夜，將匪軍澈底擊潰。斃匪

四千餘人，俘匪逾千，虜獲輕兵器三千餘枝。殘匪僅餘二、三千人，又由新口子、西峪口，逃入秦嶺山中，向南流竄。至此，關中勦匪戰事告一段落，何成濬仍回武漢行營主任本職，范石生師離陝東調。西北勦匪任務，由楊虎城全權負責，統一指揮。楊乃根據當前狀況，重新調整追防部署：以胡宗南爲第一縱隊指揮官，率領所部，擔任第一梯次，由寶雞以南之益門鎮入山，經大散關、鳳縣、留壩，向漢中前進。楊渠統爲第二縱隊指揮官，率領所部兩團及王志遠旅，張澤民團，與騎、砲等營，爲第二梯次，由郿縣附近之齊家寨入山，經嘴頭、鳳縣、留壩，向漢中、城固前進。劉茂恩爲第三縱隊指揮官，率領所部，由長安以南之子午峪入山，向佛坪、洋縣、西鄉前進。蕭之楚爲第四縱隊指揮官，率領所部，由藍田附近之湯峪口入山，向寧陝、石泉前進。以駐防漢中之陝南綏靖司令趙壽山，率領所部，負責堵勦。務期分道合圍，將殘匪予以殲滅。不意匪軍流竄甚速，國軍行動較慢。徐匪殘部竄至漢中附近，被趙壽山部迎頭痛擊，而後路的追兵均未到達。迨二十二年初，各路追擊部隊，陸續進抵指定地區時，徐匪殘衆，早已經過大巴山，竄至川北之通江、南江、巴中等縣，重新建立其叛亂根據地了。不久，日軍侵佔熱河，長城抗日戰事發生。中央急將蕭之楚、劉茂恩兩師東調。西北勦匪陣容，重新調整，胡宗南師由漢中移駐隴南，孫蔚如率領其第十七師移駐漢中，擔任聯防堵勦，防匪由川回竄。至此，勦匪戰爭，進入了另一階段。

縱虎歸山養癰貽患

徐向前匪股，在豫鄂皖邊區，遭受國軍大力痛勦，本已勢窮力蹙，成爲強弩之末，各部隊如能把握時機，強力合圍，不難將其殲滅。乃虧於一篑，未收全功，縱任流竄入陝，殊爲失計。徐匪入陝之初，楊虎城一則輕敵，再則確無大軍可調。所以商維地區之戰，楊部損失頗重，匪勢大爲披猖，形成楊虎城與徐匪拼生死爭存亡的戰爭。蓋以當時的情勢，匪如得逞，關中地區固不免遭受糜爛，整個西北大局，亦甚可慮。而中央大軍壓境，何成潛入鎮西安，楊虎城兵敗勢窮，必將喪失其得來不易的軍政權位。楊氏有鑒於此，乃拼其全力，與匪搏鬥。當情勢緊急時，西安城內僅留綏署及城門口勉可佈崗的衛兵，連從不一用的警衛第一團孫輔臣部，亦派往前線，加入戰鬥。筆者時在楊渠統軍中，掌理機要，得見楊虎城指示作戰的電報，不斷的如雪片飛來。激戰在長安以南地區進行時，楊氏更派其高級參謀李振西（甘肅定西人，黃埔軍校二期或四期出身），乘坐三輪摩托車（當時流行的一種輕便汽車，與現在的二輪卡三輪卡車型及性能完全不同），往來馳騁於西安及前線之間，傳達機宜，蒐集情報。我們設在黃櫨鎮的指揮部，有時連衛兵也撤掉，一律開往火線作戰。戰鬥激烈時，西安城內可聽到隱約砲聲，其情勢的緊張，可見一般。此時各追勦部隊，如能緊密合擊，不難殲匪於長鄂附近地區。可是進駐潼關的范石生師，固然頓兵不進。就是緊跟匪後的胡、蕭、劉三個師，也很巧

妙的與匪保持了適當距離，而不會發生接觸。當時會有許多微妙的傳言，自然不足置信。但是追勦軍追而不勦，坐使殘匪漏網，却是不容諱言的事實。不過另說一面，擔任追勦的各部隊，經過長期作戰，長途跋涉，超越叢山峻嶺，道路崎嶇，運輸補給特別困難，官兵食難一飽，衣不禦寒，（時入嚴冬，官兵仍著單衣，筆者目睹某部落隊的士兵，把民間禦寒的草門簾，拿來披在身上，以擋寒氣，不禁爲之心酸），的確是够累了。精神體力，均難支持，可能是追勦無力的主要原因。就這樣，白白丟掉了一次殲匪的機會，這算是又一次的失機。這裡附述一件故事，也漫有趣。就是當我們與胡宗南師併肩作戰時，因爲語言隔閡，通信連絡，頗感困難。有一天接通電話，聽不懂對方講的什麼。大家認爲軍醫主任吳瑤城是「南方人」，一定懂得「南方話」，趕快把他找來，請他接聽。誰知吳一接聽，仍然不懂。原來吳是湖北佬，對江浙話也是一竅不通。可見方言複雜，實在害人誤事。大力推行國語，的確是極端正確的。話歸正題：匪軍竄入南山，國軍四個縱隊，分途追勦。我們第二縱隊，到了入山第一站，距離鄜縣七十華里的嘴頭，就停止下來，把附近老百姓可用的食物，都給搜盡吃光。楊虎城「十萬火急」「限期刻到」的催戰電報，不斷拍來。楊渠統却好整以暇，設詞推拖。有人怕他違令擾民，遭受處分，替他擔憂，勸他行動。他却笑着說：「主任（指楊虎城）把大部家當交給我掌管，我的責任不輕。現在中央各師，均未進山，動向不明。如果我們走的太快太遠，萬一後方出了意外，怎麼能够趕回去應急。主任的電文是官面文

章，他的心事，我能猜透，你們不懂。慢慢的走，絕不會錯的。」楊渠統是甘肅人，早年在豫南鄂北一帶闖天下。民國十八年，在新編第五師李紀才部下當團長。李部出事，楊率所部投奔駐在南陽之楊虎城。就關係淵源說，是一個不折不扣雜牌。可是大楊對小楊，極爲賞識，不次擢拔，信任有加。歷年以來，楊渠統在鄂、豫、陝、甘各地縱橫馳驅，立了不少汗馬功勞。所以在楊虎城的系統裡，有人以趙子龍稱之（指楊虎城、馮欽哉、孫蔚如。爲三國演義中的劉、關、張，而以四弟視渠統）。這是閒話，書歸正傳。就這樣，在嘴頭駐了七天，續進九十里，到達鳳縣，又停了一禮拜，度過二十二年的新年。我們駐在縣政府，三堂懸有一付木刻對聯：「立志當在青雲上，早起趕到太陽前」。意境頗佳，是那位縣太爺的手筆，現在已記不清楚了。一直等到中央各師，入山已深，我們才繼續前進。路過廟臺子，瞻謁張良廟，雄巍肅穆，令人與肅然起敬，超然出塵之感。深山中有此巨構，想見當初經營者的匠心和氣魄，真正值得欽服。廟內各殿及廟外的石壁上，刊刻名人題字很多，匆匆瀏覽，美不勝收。廟門對面的半壁上，鐫刻于右老寫的一聯：「辭漢萬石，送秦一椎」。八個擘窠大字，道盡了張子房的精神志節。雄文大筆，堪稱所有題字中的翹楚。此聯我當時看的很清楚，記的也很深刻，自信不會錯一字。抗戰期間，我在寶雞漢中，連續服務六年多。經常來往兩地，每過廟臺子，必定停留參觀。此時川陝公路，業已修通，張良廟對面的石壁，因爲拓寬路面的關係，已經全

部炸削，原有題字，蕩然無餘。所幸右老的一聯，仍以木刻懸於廟內正殿前面過廳的兩柱上，不知是重寫重刻，還是就原來的題字縮小另刻。但字句依舊，並未變樣。可是近來看到幾種遊記之類的文章，提到此聯，或寫「萬石」，或寫「萬戶」。「石」「戶」二字，意義完全不同。按石音淡，是穀類量器之一種，十斗爲石。漢初官俸，是以石爲單位計算的，「萬石」是說他俸祿的多寡，「萬戶」則是說他封地的大小。究以何者爲是，已無法向右老的在天之靈，請教求證。話說回頭，我們在山中停停行行，崎嶇險阻，艱苦異常。一直到爬上褒城縣北附近的鷄頭關頂，才豁然開朗，看見漢水盆地，另有一番景象，心胸爲之舒暢。此時各路大軍，雖均到齊，徐匪却已逃入川北了。爾虞我詐，鉤心鬪角，一日縱敵，百世之患。等到二十四年朱毛殘匪流竄入川，得到徐匪的大力接應，又合夥竄據陝北，釀成紅劫滔天的大禍。行文至此，不勝太息痛恨於愚昧自私者之誤國也。

長途流竄分道揚鑣

民國二十年前後，是中華民國初期歷史上危疑震撼的艱苦歲月。其時北伐完成不久，全國粗形統一。不幸日本軍閥，發動了「九一八」事變，對我大事侵略。朱毛共匪，亦復乘機坐大，奉俄帝爲祖國，與日寇相呼應，在長江中下游腹地擴大叛亂。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陷我國於危急存亡的嚴重關頭。總統蔣公當時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，主持國政，目睹內外交侵，國難

嚴重，毅然決定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方針。對於日閥侵迫，採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，以爭取全面抗戰的準備時間。同時對於共匪的叛亂，大力進剿，以消除俄帝侵華的「第五縱隊」，從而減低對日抗戰的破壞力量。首先，於二十一年秋間，將盤踞豫、鄂、皖三省邊區的共匪「第四方面軍」徐向前股，澈底擊潰。徐匪僅率殘衆數千人，竄陝入川。長江中游被匪蹂躪的地區，完全收復。繼續對朱毛匪幫盤踞的贛南老巢，全力進攻。經過五次圍剿，二十三年秋冬間，將匪偽「中央」所在的根據地，完全摧毀。朱毛殘衆無法立足，突圍流竄。勦匪形勢，至是轉入了另一階段。

朱毛匪幫，遭受國軍大力圍剿，損失慘重，勢將就殲。乃遵照莫斯科的指示，突圍西竄，以求活路。當時共匪的形勢，大致如次：匪偽「中央」朱毛率領之偽「第一方面軍」，計有偽第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五個軍團，連同偽「中央」人員，共約十萬人。於二十三年十月，由江西突圍後，經過湘、黔、滇、康邊境，竄向川西北。偽「第二方面軍」賀龍，「第六軍團」蕭克兩股，共約萬餘人，先後由鄂西經過湘、黔邊區，尾隨朱毛匪軍之後，繼續跟進。原踞川北之偽「第四方面軍」徐向前股，計有偽第四、九、三、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等五個軍，共約八萬人，亦向川西北竄動，與朱毛匪軍的行動相呼應。二十四年六月，在川西北之松潘懋功一帶，先後合夥。偽「二十五軍」徐海東股，由豫鄂邊區，竄擾陝南、關中及隴南、隴東地區，進入陝北。與原踞該

處的偽「二十六軍」劉子丹匪股合流，併編爲偽「十五軍團」，擴大其叛亂活動，準備迎接朱、毛、徐、賀等大股匪軍的入夥。至此，匪軍行動指向西北，勦匪重點亦轉於西北。而首當其衝，八方風雨會於甘肅了。從二十四年初秋起，至二十六年初，徐向前匪股被消滅止，整整一年半的時期內，全部匪軍流竄於甘肅全境，勦匪大軍亦雲集於甘肅全境，全省呈現鼎沸糜爛的狀態。

朱毛匪股，在長途流竄中，遭受國軍追堵痛勦，損失慘重，當在川西北與徐向前匪股會合時，殘衆已不足萬人。徐匪則因在川省數年擴張，擁有八萬人之多。強弱異勢，主客異形，徐匪顧盼自雄，氣傲頗高，對匪黨「中央」及「中央紅軍」，多少不放在眼裏。毛匪等對此深感不滿，却挾其偽「中央」以領導者自居，發號施令，頤指氣使，更爲徐匪等所不甘。於是明爭暗鬪，積不相能，偽「中央」「地方」及一、四方面軍之間，遂發生磨擦裂痕。匪政治局於六、八兩月，先後在川甘邊境之兩河口及毛兒蓋兩地，連續舉行兩次會議。前者討論政治問題，雙方歧見甚深，未獲消除。後者研商軍事行動，他們認爲川西北地處高原，常年積雪，異常貧瘠，大部匪衆無以爲生，不能不另求出路。乃決定向青海竄竄，打算侵佔甘肅，進入新疆，打通與蘇俄溝通的國際路線。但青海南部多屬不毛之地，瘴癘甚重。不僅糧食無着，即飲水亦難覓取。當地夷民，又復出沒襲擊，對匪軍困擾甚大。於是其經青海北竄的狡計，無法得逞。各匪酋復在毛兒蓋及包庄兩地，先後舉行軍事會議。毛澤東力主經隴西南

向北發展，先與陝北劉子丹股會合，圖取內蒙，由外蒙打通國際路線，爭取蘇俄的援助。徐向前、張國燾則持相反意見，他們認為國軍主力，已在甘、陝完成部署，如越草地北進，必遭受重大損傷。只有沿大金川南下，突破戰力薄弱的川軍防線，進取天全、蘆山、雅安等地，相機爭取成都平原，在天府之國力圖發展，才是當前正確的策略方針。經過激烈爭論，勉強接受了毛匪的主張。乃將匪軍重新編組，由毛兒蓋出動，分為兩路，向北流竄。右路軍由匪黨「中央」及毛匪率領，包括偽「第一方面軍」之一、三軍團，偽「第四方面軍」之「第四軍」及「第三十軍」由「前敵總指揮」徐向前，「政委」陳昌法負責指揮，向班佑、巴西、阿西一帶前進。左路軍由偽「紅軍總司令」朱德，「政委」張國燾率領，包括偽「第一方面軍」之第五、九軍團，偽「第四方面軍」之第九、三十一、三十二各軍，由卓克基向阿坝前進。匪右路軍「第三十軍」，係偽「四方面軍」主力之一，向北流竄時，擔任先鋒，在甘、川邊境之包庄附近地區，遭受國軍第一師（胡宗南部）及四十九師迎頭痛擊，激戰兩晝夜，潰不成軍。引起左路軍張國燾的痛憤，重提前議，要求匪「中央」及右路軍，改變計劃，仍行南下。爭議未決，毛澤東竟置全軍於不顧，率領一部匪衆，逕行北竄。引起朱德、劉伯承、徐向前、張國燾等匪酋的極度不滿，朱等率領大部匪軍，回頭南竄。並成立新「中央」，推張國燾為「總書記」，與毛澤東打對臺，匪黨匪軍，公開分道揚鑣了。

左邊右決釜底游魂

當各股匪軍竄抵川西北地區，企圖北竄時，政府銜度情勢，於廿四年八月，設立川陝甘邊區勦匪總司令部，以甘肅省主席于學忠兼任總司令，駐節天水，統一指揮川陝甘邊區的國軍，嚴密堵剿，防匪北竄。不久，毛匪澤東率其殘衆，抵隙蹈瑕，竄入陝北。勦匪形勢及中外視線，為之一變。於是又於十月間成立西北勦匪總司令部，設於西安，統籌西北全面勦匪事宜。蔣公自兼總司令，以張學良為副總司令，代行總司令職權。集中優勢兵力，務期根絕匪患。西北勦匪所屬兵力，共有十一個縱隊，十四個軍，三十四個師，四個獨立旅及直屬特種兵部隊等，其指揮系統及兵力部署如下：

西北勦匪總司令部

- 第一路軍 總司令朱紹良
 - 第一縱隊——王均：兩個師
 - 第二縱隊——胡宗南：三個師又一個旅
 - 第三縱隊——毛炳文：三個師
 - 第四縱隊——馬鴻賓：兩個師
 - 第五縱隊——馬步芳：兩個師
- 第十一縱隊——關麟徵：四個師
- 第二路軍 總司令于學忠
 - 第六縱隊——王以哲：四個師
 - 第七縱隊——董英斌：三個師
 - 第八縱隊——于學忠（兼）：三個師
- 第三路軍 總司令楊虎城
 - 第九縱隊——孫蔚如：一個師又三個旅

- 第十縱隊——馮欽哉：一個師
- 第一防守區（寧夏）——馬鴻逵
- 第二防守區（青海）——馬麟
- 第三防守區（陝北）——孫楚
- 騎兵軍——何柱國：四個師
- 第一預備隊——周渾元：兩個師

附註：所列兵力，是二十四年十月間的部署

，原為十個縱隊，縱隊司令官均由軍長兼任，（胡宗南係以第一師師長兼任，關麟徵係以二十五師師長兼任），以後曾迭有調整，關麟徵的第十一縱隊，是二十五年十月增列的。

共匪於毛兒蓋會議，決定分途北竄後。偽「中央」及匪首毛澤東、周恩來、秦邦憲、張聞天等，均隨匪右路軍行動。因其先頭部隊，遭受國軍痛擊，損失重大。於是又引起「北上」「南下」之爭。毛匪一意孤行，將其由贛長途流竄之匪軍，重新改編為「川陝甘游擊支隊」，以彭德懷為支隊長，毛匪為政委。原「第一軍團」改為「第一縱隊」，林彪為隊長，聶榮臻為政委。「第三軍團」改為「第二縱隊」，彭德懷兼隊長。匪「軍委會」直屬部隊編為「第三縱隊」，葉劍英為隊長。全部匪軍，約有萬人。脫離匪軍主力，向隴西南方面逃竄。九月二十日，抵達岷縣以南之哈達舖、中堡里一帶，進犯岷縣縣城。經我扼守岷縣之新編第十四師魯大昌部，迎頭痛擊，激戰數晝夜，匪軍損傷甚重，侵踞岷縣的迷夢，未能得逞。乃率餘衆繼續向東北方面逃竄，經過武山，通渭間之新市鎮，鴛鴦舖，榜羅鎮一帶，一度侵踞通渭縣城。旋經靜寧縣屬之界石舖，清江

驛，固原縣屬之將台堡，馬蓮川等地，竄抵平涼以西之瓦亭，截斷西蘭（西安——蘭州）公路，進犯平涼，被我守軍擊退。十月初翻越六盤山，經過環縣，竄向陝北。十月二十三日，竄至陝北保安縣屬之吳起鎮，與劉子丹、徐海東兩匪合股，重起爐灶，苟延殘喘。在此稍前，原由豫鄂邊境，竄入陝西之偽「二十五軍」徐海東匪股，由陝境竄入隴南之兩當，清水，圖犯天水，以分散國軍力量，接應毛匪主力。徐匪竄犯天水受挫，即掉頭竄向隴東，經過秦安、靜寧、隆德，進犯平涼。旋經鎮原、慶陽、合水等縣，於九月中旬，竄抵陝北之保安、延長，與劉子丹匪股合夥。此次徐匪在甘境最後竄擾的路線，即為稍後毛匪跟進竄擾的路線。所以說徐匪的行動，是給毛匪接應開路的。毛匪在此一個多月的流竄中，經過國軍胡宗南、魯大昌、毛炳文、馬鴻賓、何柱國等部沿途堵剿，損失頗大。尤其進入甘境，侵犯岷縣的第一仗，遭受新十四師魯大昌部的迎頭痛剿，損傷慘重，堪稱致命之一擊。迫到達陝北時，殘衆僅有二、三千人，倘非劉子丹、徐海東兩匪接應，斷難生根坐大。於此附帶一提的，就是毛匪於竄越六盤山的亡命途中，却好整以暇，故示風雅，填有「清平樂」詞一闕，十足顯示其殘忍頑狼的性格。與其以後騰傳一時的「沁園春」歪詞，同一濫調。「清平樂」原詞如下：「天高雲淡，望斷南來雁，不到長城非好漢，直衝瓊樓玉殿。六盤山上高峰，紅旗漫捲西風，今日長纓在手，何時縛住蒼龍。」

與毛匪北竄之同時，朱德、徐向前、張國燾

、劉伯承等，率領偽「四方面軍」之五個軍及「一方面軍」之五、九兩個軍團，共約八萬人，分兩路沿大金川南竄。並另成立偽「中央」及「西北聯邦政府」，企圖在川康邊區，另圖發展。但既受不住國軍迫剿，又因該地區地瘠民貧，糧食缺乏，匪軍無法生存。同時國內局勢，亦有重大變化。華北日軍侵犯更急，國人股望抗戰。南方發生兩廣事變，掀起政海波瀾。此種主客觀的形勢，對於共匪北向陝甘寧的發展，顯然有其必要和有利。於是，由共產國際的代表張浩，出面調解，朱德、徐向前、張國燾、劉伯承及由川、黔竄來合夥的賀龍、蕭克各股匪軍，遂於二十五年七月，循毛匪年前竄擾的舊路，向甘肅方面北竄。

朱毛入陝徐張就戮

毛澤東、劉子丹、徐海東等匪合股後，在陝北積極發展，至二十五年春，已擴張至五萬餘衆。乃打出北上抗日的口號，偷渡黃河，攔奪山西，冀圖向華北發展。經國軍在晉西地區，痛行堵剿，匪之狡謀未逞，又復回竄陝北。至此，乃與朱德、徐向前等匪股的行動相呼應。除留少數匪軍，看守陝北老巢外。大部匪軍，於二十五年六月初，分爲三路，由靖邊、定邊一帶，向西竄擾。中路毛澤東親率林彪之「第一軍團」，向甘寧邊境之豫旺堡方面逃竄。西南路彭德懷率領偽「第三軍團」，向陝甘邊境之三岔、馬渠鎮一帶，企圖進犯平涼。西北路徐海東之「十五軍團」，由紅柳溝、惠安堡、向寧夏方面竄竄。這三路匪軍的竄擾企圖，顯然在分散國軍的力量，策應朱德

、徐向前等北竄的匪軍，分進合流。一方面圖在陝甘寧邊區，建立更為擴大的根據地，進窺綏、蒙，打通到蘇俄的國際路線。一方面由河西走廊，打通新疆至蘇俄的國際路線。以上由陝北西犯的三路匪軍，遭受國軍分頭堵截，經過幾個月流的流竄，雖無若何進展，也未達到與朱、徐匪股迅速合流的企圖。但是到處滋擾，使地方大受塗炭，國軍疲於奔命，却收到分散阻撓國軍的效果，從而有利於朱、徐匪軍的行動。倘非魯大昌、關麟徵、馬步芳等部猛力痛剿，將朱、徐匪股的主力，予以擊潰殲滅。則匪軍竄據西北，為禍國家的逆謀，在當時未嘗沒有實現的可能。所以岷縣的防守戰，靖遠的攻擊戰，河西的殲滅戰，在剿匪戰史上，實在應該大書而特書。尤以河西的殲滅戰果，可以說是剿匪戰爭中空前絕後的一大勝仗。

却說朱、徐匪軍主力，於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，竄抵岷縣近郊，十八日晚將岷縣緊密包圍，開始攻城。一面以人海戰術，向城垣強力撲攻，一面挖掘坑道，從事爆破，妄想一鼓而下岷縣。時我守軍新編第十四師魯大昌部，僅有三個步兵旅及一個直屬特務團，共約萬餘人。其中第三旅駐守隴西，實際守衛岷縣者，不過七、八千人。經過去年冬與毛匪拼戰，所受損耗，尚未整補充實。且係地方性武力，裝備十分簡陋。如與其他各部國軍的裝備實力比較，似乎是不堪匪軍一擊的。但是他們以與城共存亡的決心，沉着應戰，保衛家鄉，終於創造了奇蹟。岷縣攻防戰，匪軍利用人海，輪番猛撲，曾幾度突破外城，進入東關及西關，均被守軍反攻驅除。雙方進退得失，

迭有變化，惟內城始終屹立未搖。尤以二郎山的爭奪，更為激烈。因為此山雄峙岷縣城南，居高臨下，瞰制全城，形勢極為險要，實乃軍事要害，倘被敵人攫佔，岷縣城即可垂手而得，如為守者保有，岷縣城即可安全無慮。惟其如此，故為攻守雙方所必爭。魯大昌師長駐岷多年，深知其利害關係的重大，曾構築堅固碉堡三座，廣深的戰壕三道。當徐匪來犯時，調派戰力頗強的特務團負責防守。該團團長王威一，機智驍勇，兼而有之。面對匪軍的瘋狂進攻，沉着應戰，誓死不退。經過五十多天的浴血苦撐，全團官兵，犧牲殆盡，碉堡已失其二，戰壕亦為雙方死屍所填平。最後王團長督率僅存的少數衛士，死守惟一的碉堡。匪軍中有一綽號「野老虎」者，身懷奇技，擅壁虎功。在已往南北流竄攻掠中，嘗於緊要關頭，攀高奪險，無不得手，但非絕對必要，決不輕易出陣。此次於重施故技，爬攻我最後一座碉堡時，被王團長的衛士奮刀劈殺，匪軍為之喪膽，當將該匪屍抬走，舉行隆重追悼。至此，匪已無技可施，而我增援大軍，已漸迫近，乃行解圍而去。總計岷縣保衛戰，由八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，整整苦撐了五十九天，始告解圍。魯師犧牲固甚重大，民衆房屋財產的損失亦頗慘重，匪軍的創傷更難估計；實乃極端艱苦至有代價之一役。這一防守戰的重大意義，在於吸引並痛創了匪軍主力，遏阻了匪軍攻勢。使其他各部國軍，得以在整個西北戰場上，靈活運用，爭取主動，粉碎了匪軍的全盤狂妄企圖。岷縣保衛戰的犧牲慘烈，時間持久（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共五十九天），戰果輝煌，影響重大，堪與民

國十五年北伐時期的西安守城戰（五月初至十一月底共七個月），對日抗戰期間民國三十三年（六月廿三日至八月八日共四十八天）衡陽守城戰（六月廿三日至八月八日共四十八天），後先媲美，均為國民革命軍光榮戰史之一頁。岷縣解圍後，魯大昌師長晉升陸軍中將，王威一晉升旅長，新編十四師升格為一六五師，經費及裝備補給等，由中央支付供應，（在此以前，新十四師經費，是由甘肅省府撥由駐在各縣，就地攤支，裝備該師自籌。）算是論功行賞了。

朱、徐匪股，久攻岷縣不下，損失重大。乃改變策略，朱德親率一部，繼續圍攻岷縣。其餘則分為兩路，同時向南北兩面流竄。徐向前率其主力，北犯臨潭，臨洮各縣。賀龍、蕭克、羅炳輝諸匪股，南竄西和、徽、成、兩當至陝西鳳縣一帶。此兩路匪軍，經國軍奮力堵剿，無法得逞。乃於十一月初夥同由岷縣解圍竄來之朱德匪股，復在定西、會寧、靜寧、海原、靖遠等縣中間地區合流。而由陝北西竄之毛、林匪軍，亦由固原、西吉、海原一帶，竄來會合。匪軍蜂集，風聲頓緊。西北勤總代總司令張學良，親至蘭州坐鎮指揮。令毛炳文、馬步芳各部，由臨洮、臨潭一帶，于學忠部由天水、秦安一帶，胡宗南關麟徵等部，由蘭州、靖遠一帶，向朱、徐等匪分進合擊。王以哲、何杜國兩軍，向毛、林匪軍進擊。以圖將匪一鼓而聚殲之。就當時情勢論，各路國軍如能同心協力，獲得全勝的公算，確實很大。可是事實並非如此，不但東南兩路的國軍，行動遲滯，未能迅速向匪進逼。就是到達靖遠以南地區，緊迫匪軍的胡宗南部，亦因行動過於穩重，未

能及時對匪痛擊，錯過了難得的有利戰機。只有關麟徵的二十五師，獨力奮進，將匪擊潰。朱毛合竄陝北，乘勢坐大。徐向前遠走河西，給馬家軍一個表現身手的好機會，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。

士氣如虹滅此朝食

關麟徵是陝西鄜縣人，畢業於黃埔軍校一期。勇敢善戰，在東征、北伐、剿匪、抗戰各役中，立了不少汗馬功勞。二十六歲升任師長，為國軍中最年輕的將領，也是黃埔一期發跡最早中的一人。所部二十五師，訓練精良，裝備完善，士氣旺盛，是國軍中的常勝軍。二十五年春夏間，在晉西剿匪作戰，勝利結束後，移駐洛陽，整補訓練。此時，西北匪禍猖獗，政府為加強兵力，以關氏為第十一縱隊司令官，率領其二十五師及李及蘭、王耀武、沈久成等四個師，由豫陝兼程入甘，參與剿匪。沿途因調整部署，李、王、沈三個師，均行他調。關率所部二十五師，於十一月初到達靖遠附近，與胡宗南部併肩作戰。此時殘匪合流，號稱十萬，實有六萬餘人。胡關等五個師的兵力，數量上雖與匪不相上下，但士氣及裝備補給，則遠勝匪軍。如能放膽一擊，當可將匪壓迫於靖遠以南，蘭州以北的黃河北岸地區，予以殲滅。但是胡宗南用兵穩重，誤以匪軍人多勢盛，在各路大軍合圍以前，不宜輕率進攻。關則判定匪軍人數雖多，却是殘破之衆。其目前的動態，是逃命求生，不會纏圍決戰。且所得情報，只有徐匪三萬餘人。於是把握戰機，採取斷然攻勢。不料徐匪看準了大部國軍，行動遲緩，也想使用「大吃小」的慣用戰法，吃掉關師，打開戰勝

的契機。雙方的着眼均在殲敵，一經接觸，便是死拼。在二百戶、四百戶、車家川、紅堡子、大爐子一帶地區，激戰數晝夜，匪軍愈聚愈多，瘋狂進攻，妄想柙中擒虎。關師兵力雖居劣勢，但士氣如虹，具有「滅此朝食」的旺盛企圖，所以越戰越勇。這一仗，真是不折不扣的大硬仗。結果，匪軍全面崩潰，朱德、劉伯承、賀龍、蕭克等匪，與林彪合股，竄向陝北。徐向前股強渡黃河，竄往河西。

當關麟徵師將匪擊潰，向巴拉池方向追擊之時。我毛炳文、胡宗南、馬鴻逵各部，亦皆向匪壓迫，漸趨合圍。徐向前正感走投無路，適有商運羊皮筏數十隻，沿黃河順流而下，到達靖遠附近。被匪截留，作為渡河工具，強渡黃河，向景泰、一條山一帶竄犯。河西情況，頓形緊張。奉令守備黃河西岸甘青邊境之第五縱隊馬步芳所部騎五師、一百師及青海、河西地方團隊，便以全力擔負堵剿任務。駐防武威之騎五師師長馬步青，派其參謀長馬致祥為前線指揮官，率領韓起祿之騎兵旅，祁明山之步兵旅，防守景泰、索漢堡、一條山之線，阻匪渡河。此時徐匪雖係新敗之餘，但尚擁有偽第五軍、三十軍、三十一軍等三萬餘人，迨渡河得逞，擊破馬家軍河防部隊後，襲脅擴張，人數驟增，匪勢又熾。蓋因馬部初期作戰，兵力尚未集中，且乏勦匪經驗，而黃河防線又頗遼闊，遂被匪軍突破。馬部被圍於景泰、索漢堡、一條山地區，戰鬪激烈，情勢危急。所幸青海方面派出之馬元海，率領精銳騎兵馬步鸞，馬忠義兩團，馬慶、馬璞兩個民防旅，適時到達，予

匪以反包圍。徐匪在我軍內外夾擊之下，終告不支。此乃河西殲滅戰之序戰，其過程頗顯緊張，雙方損傷均大，我馬致祥參謀長壯烈成仁。匪軍經此挫折後，一部向景泰及古浪縣屬之大靖、土門子一帶竄犯，並將古浪縣城攻陷。主力則圍攻武威與永昌，永昌不幸陷落，武威在騎五師師長馬步青坐鎮指揮之下，堅守屹立。另股匪孫玉清之「三十軍」，直撲永登，企圖阻斷我蘭州及青海方面之增援。賴我馬全義馬呈祥率領之步兵兩團及民和、互助兩縣民團，在巴拉排迎頭痛擊，匪受重創後回竄古浪，負隅頑抗。我馬全義等部跟踪緊追，馬彪率領之騎兵警備旅及馬步鸞、馬忠義兩個精銳騎兵團，亦馳至增援。乃向古浪包圍攻擊，激戰數日，卒將古浪縣城克復，偽「軍長」孫玉清隻身逃逸，匪眾六千餘人，全數殲滅，奠定全盤勝利之根基。斯時圍攻武威之匪軍，鑒於古浪之敗，情況不利，乃自動解圍，夥同盤踞永昌的匪股，集結於永昌之四十里舖附近地區，企圖決戰。我軍亦調整部署，以馬元海為前線總指揮，率領馬彪、馬祿、韓起功等旅及張掖民團等步騎各隊，分兵三路，將匪全數包圍，猛烈

「軍長」陳世才授首。另股偽「第五軍」董振堂匪軍，亦在竄擾高台後，被我馬彪部追勦殲滅，董匪當場被擊斃。河西勦匪的殲滅戰，至此勝利結束。

河西之役拼殺慘烈

此次河西之役，匪軍流竄十餘縣，戰事歷時三月餘，雙方拼殺，至為慘烈。徐匪渡河西竄之初，擁有三個軍近五萬之眾，百戰殘餘，奮死求生，其勢頗為猖獗。我軍僅有步騎兩個師，連同地方團隊，人數不足三萬，武器既頗陳舊，補給亦欠充裕。但是地方性的子弟兵，其構成份子，雖以回教人為多，但漢人亦不少，也有部份蒙、藏人。邊疆人民，性本強勇，經過馬步芳的長期嚴格部勒，養成了團結堅固，剝悍旺盛的士氣。用於保衛家鄉，發揮了奮不顧身的高度戰力及有我無匪的敵愾精神。當戰事緊急時，不論大部隊、小部隊，乃至官兵個人，均能各自為戰，主宰戰場。甚至使用看似原始實頗有效的戰法，肉搏衝刺，殺敵致果。當米家營、梨園堡一帶戰況膠着，爭勝負於俄頃之時，不幸「西安事變」發生，全國震動。匪軍精神受到鼓舞，我軍人心難免影響。幸賴馬步芳指揮若定，嚴令所屬官兵，以殺匪求勝，為效忠中樞，營救領袖的實際行動。才能堅持至最後五分鐘，獲致全面勝利，將西竄的匪軍掃數殲滅，造成了勦匪戰爭中最大的一次大勝仗。被殲匪軍四萬餘人，高級匪酋偽「政委」陳昌浩，「軍長」董振堂、陳世才，均行授首，孫玉清不知所終，俘匪六千餘人，繳獲輕重武

器無算，匪首徐向前、張國燾僅以身免，逃往陝北。張氏憬然悔悟，於二十七年春，間關赴漢口，輸誠中央，從事於反共反毛的工作。徐匪則怙惡不悛，經過洗腦悔罪之後，仍然繼續其罪惡行動。三十八年匪偽政權成立後，雖被封為匪軍十大「元帥」之一，但因河西敗戰之故，其在匪軍的重要地位，早已大為減低了。我軍堅苦作戰，犧牲甚為重大，陣亡近五千，受傷者萬餘人。高級將校之壯烈成仁者，計有騎五師參謀長馬致祥、團長馬占成、營長馬學良等多人。受傷不退，裹創再戰者，為數頗多，旅長馬璞、團長馬華榮、馬宗林、馬得勝等，是其中官階比較高的。

西安事變鑄成大錯

民國建立以來，國內多故。各地軍閥紛起，攘奪爭戰，歲無寧日，陷國家於紛崩離析的危險境地。

國父為了迅謀完成革命大業，一方面秉其堅強的意志，不斷的改造革命組織，以建立領導中心，加強奮鬥。一方面抒其偉大的襟懷，儘量爭取各種可用的力量，以擴大革命陣容，共同努力。如此取精用宏，兼容並蓄的結果，革命的波瀾，固然日趨壯闊。而中心及基礎，並未達到理想的強固。所以崎嶇奮鬥，屢仆屢起。北伐成功以後，懷於紛亂之誤國害國，對於統一的要求，倍感殷切。由黨內到黨外，由中央到地方，消弭異見，清除反側的爭端，不斷發生。迨具有國際背景之共匪叛亂，和日本軍閥強力侵略的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國家的存亡迫於呼吸。要攘外必先

安內，安內之目的在求內部的完整統一，俾能集中力量，抵禦外侮。因此，尋求統一的意念和措施，顯得格外強烈，其意義是十分正確的。無如革命陣營內，由於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，難免有輕重親疏的分別。在向心力日益增長中，心力也在隱伏着。此種不甚健全的內在和外在此情況，在軍中也形成了不容忽視的暗流。如能善為疏解導引，未嘗不可潛移默化而歸消失，共趨於統一的大道。反之則激激潰決，更形惡化，實非國家之福。就本文所述西北勤匪的情勢來說，以如此強大的兵力，對付殘敗的匪徒，依理是不難迅奏膚功的。可是揆諸實際，上級的指揮雖稱統一，部隊的行動却不一致，兵力雖甚強大，戰力却未發揮。因為在勤匪部隊中，除少數的中央直屬部隊外，大多數在當時是被稱為「雜牌」的。它們原來的背景不同，以後的遭遇亦異，對於勤匪作戰的出力程度自然也不一樣。拿當時擔任勤匪主力之一的東北軍來說，以前在各地平亂勤匪相當得力，二十四年調入陝甘之初，表現仍甚良好。西安綏靖公署所屬的部隊，歷年勤匪作戰，亦著戰績。但在二十四、五年間，先後在關中，陝南、陝北各地，進剿失利。一〇九、一一〇兩師及陝軍四個旅，均告覆沒。師長何立中、牛元峰、旅長唐嗣桐、張漢民、王俊、張飛生等皆殉職。死者未獲優卹，部隊番號撤銷。其他部隊傷亡損失的整備補充，亦難盡如人意。部隊的擴縮榮枯，更有顯著的不同。凡此，對於軍隊的士氣，發生了很大影響。加之共匪製造謠言，極力挑撥，滲透構煽，無孔不入。有些不明事理的部隊

首長，難免受其蠱惑，產生了「有匪有我，無匪無我」的錯覺，為圖保存實力，不肯認真打仗。每給共匪鑽隙蹈瑕，檢取便宜，逃避逃亡的好機會。寔假而發生「西安事變」，張學良、楊虎城輕率衝動，魯莽滅裂，以「兵諫」為名，發動了犯上作亂的悖逆行為，鑄成大錯。使勤匪軍事，功虧一簣，大局整個改觀。洵致日閱對我緊逼，自取滅亡。共匪乘機坐大，竊國禍世。蘇俄沉機馭變，擴張稱雄。對於國運世運，產生了無可彌補的嚴重災害。少數人的愚蠢自私，往往釀成不幸的大事件。史實累累，良堪警省。(完)

民初三湘人物

(原名新湘軍志)

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臺幣25元

革命湘軍掌故軼事

上起譚老總。下逮曹厨子。

全書分為十二個段落。

- (一) 新湘軍志概述
- (二) 總司令譚延闓
- (三) 一軍軍長宋鶴庚
- (四) 二軍軍長魯滌平
- (五) 三軍軍長謝國光
- (六) 四軍軍長吳劍學
- (七) 五軍軍長陳嘉祐
- (八) 六軍軍長蔡鉅猷
- (附) 陳渠珍唐榮陽
- (九) 九師師長張輝瓚
- (十) 連籌韓樞呂苾
- (十一) 連籌韓樞呂苾
- (十二) 秘書人才楊綿仲
- (十三) 新湘軍志書後

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。都該值得一讀。